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二十四

二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王嘉曾

謄錄監生臣李應坡

周禮訂義卷二十四

宋 王與之 撰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質平也○鄭鍔曰物有不齊之價人有爭利之心買欲賤賣欲貴價若不平則爭競之端起周家立質人以中士二人為之主平定物價既治其質劑又治其書契息爭競也

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鄭康成曰成平也○王昭禹曰物有美惡直有貴賤人有好惡二三而不齊苟使買僨之人自相為市無所質而自化居庶物有無相濟豈可得哉此質人所以掌成其買僨焉成者使彼此皆成而無虧也

項氏曰貨賄財物也○鄭鍔曰人民奴隷之稱耳粥於市者豈良人哉○項氏曰兵器弓矢戈戟也○王

氏詳說曰王制云戎器不粥於市謂私粥也若官為粥之而平其價何不可之有不然六鄉六遂之間以歲時簡其兵器者當資之於何人耶孟子曰農夫以其粟易器械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是兵器非鄉遂之農所自為也明矣○鄭鍔曰王制謂戎器不粥於市殆亦夏商之制歟

鄭康成曰珍異四時食物○項氏曰錦文珠玉也

凡賣價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

楊氏曰質謂牙保劑謂賣買交納○鄭鍔曰誕謾欺

詐之心常由利起不有以結其信則爭訟多刑獄煩故凡責債者必使立質大市則物與錢俱多則用質質則立見以為證小市則物與錢俱寡故用劑劑則立文約以齊之不必立見也說者謂大曰質小曰劑質則所期者遠劑則所期者近故又有長曰質短曰劑之說康成謂人民牛馬謂大市兵器珍異為小市何其說之不通耶

掌稽市之書契

鄭康成曰稽攷也治也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易氏曰契之為物人執其一予者執左見其予之之仁取者執右見其取之之義合之以為驗示其取予之信而已

同其度量壹其淳（音準）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王昭禹曰同其度則齊其長短同其量則齊其淺深壹其淳則齊其布帛之幅廣壹其制則齊其布帛之匹長既同而壹之又巡行而考校之○項氏曰巡攷其物不中於度

其或犯禁則舉其貨罰其人如此則詐偽者無所容其間矣質人言犯禁者舉而罰之而不言凡財物司門言凡財物犯禁者舉之而不言罰者蓋言舉而罰之則凡財物可知矣司門所舉未及交利也故舉之而已
豈不合於淳制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

鄭康成曰謂齎契劵者來訟也以期內來則治之後

期則不治所以絕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郊遠郊也

野甸稍也都小都大都

王氏曰質劑之治宜以時決久而後辨則證逮或已

死亡其事易以生僞故期外不聽亦所以省煩擾史。

氏曰市之交易本無可貰其許貰者必其信結以為先故立券以貸之其過期而不償者必力屈而無所出矣使官為聽其踰期之訟則積年之負將不勝其征索而民亦困矣期外不聽先王教民以折券棄債也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鄭康成曰廛民居區域之稱○鄭鍔曰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說者以為貨物貯藏於市中而不租稅故曰廛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於廛而不售者官以法為居取之故曰法而不廛然則廛人之官掌市中之區域者蓋有授田夫一廛之廛有市肆居貨之廛則市中可藏貨物之地故設廛人之官○王昭禹曰掌斂市五布而名官曰廛人以其布出於市廛之中也○李景齊

曰先王為治市而設官者有十所以掌其征者僅一
廛人其餘惟在於防民之姦與夫治其有無相通之
政輕重之意可槩見

掌斂市絘音次布緫音讒又音揔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
府

鄭康成曰布泉也○王昭禹曰所斂之泉謂之布所
入之府謂之泉蓋布言布利於外泉言利出於一孔
愚案絘布胥師所取其在次之布也緫布肆長緫

斂在肆之布也質布質人所稅質劑者之布也罰
布司市所舉犯市令者之布也方貨入於市胥師
賈師各居其次辨物經市其間有詐僞者罰之以
布出於次謂之紋布貨入于肆肆長隨其所貨之
物收其稅總而計之其數非一謂之總布質人賣
債之質劑如今田宅牛馬官給券以收稅謂之質
布司市於辟布等有犯于市令舉而罰之謂之罰布
廛人正掌市廛之地凡諸物邸舍之稅廛人得以

斂之然廛人本斂廛布亦兼斂五布者欲使之知
取以任地者不可取其物之稅取其物之稅者不
得取其地之稅廛人所斂必入於泉府又將斂市
之不售與貨之滯於民者雖取之實予之豈若後
世因之以奪民之利哉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

賈氏曰謂屠殺牛羊之類其人亦有地稅因其屠即
取皮角筋骨堪飾器物者使入玉府以當邦賦 ○王氏曰

屠者正以肉為利皮角筋骨則其餘財斂而入之于玉府則明玉府所取非民正利

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

鄭鍔曰膳府以供王及后世子之膳葢乃用其滯而不售者葢物之珍者其價必增高市人不之市則其物滯者言其售之不速也官為斂之非徒有以供貴者之膳亦使物不臭腐而商販不絶

史氏曰皮角筋骨非食物也故斂而入于玉府所以資百工之器用也食物之有珍異屠者資以為生而

有滯焉將腐敗而不可食斂而入於膳府則民不失
財官得實用所謂兩利

總說

陳君舉曰王荆公嘗謂周禮一書理財居其半自有
周禮以來劉歆輔王莽專爲理財至荆公熙寜亦專
理財所以先儒多疑於周禮今細考之亦誠有可疑
且以廛人一官論之所謂絘布者鄭氏謂列肆之税
即今之房廊錢所謂廛布者鄭氏謂諸物邸舍之税

即令之白地錢又有罰布者賣買不平之罰質布者質人廵考犯禁之罰即令之搭地錢又有緫布者子春謂無肆立持之稅若熙寧間不係行錢人凡屠者斂皮角筋骨入於玉府即令所謂納筋骨者斂珍異之滯者入于膳府則以供一人之玩好者德宗宫市之獘其初只教官與百姓交易後乃用宦者為使買之多不償其本錢熙寧不係行錢鄭俠奏議謂負水拾髮擔粥提茶皆有免行然則廛人之獘安得不至

於此其他自山虞以至澤虞自丱人以至掌炭又有上項征稅如此其未至市肆者在川則有川禁澤則有澤禁金玉鉛錫則有禁齒革羽毛則有禁絺綌薪炭則有禁所以取民者無一不備與夫司門犯禁之財司關舉貨之罰巾車之車折則入齎馬質之馬死則物更先王所以不與民爭利者全不見於此書所以王莽用周禮遂有五均六斡列肆里區無不征之荆公用周禮遂有坊場河渡白地房廊搭罰六色免

行市例之類無所不有至使周禮之書後人不得嘗試夫周家之法果如是耶抑用之者失其實耶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虣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

鄭康成曰自胥師及司稽皆司市所自辟除胥及肆長市中給徭役者○賈氏曰自胥師至司稽皆是府史之類非命士已上胥及肆長與胥徒同

劉執中曰市肆設官如此之繁非以爲利也市肆之民日趨於小人之域者未必不由乎利故肆立一長五肆一司稽十肆一司虣二十肆一賈師一胥師而總之以廛人涖之以司市防乎利之溺斯民於詐僞也○愚按蘇說見司市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

賈氏曰序官胥師二十肆則一人故云各掌其次之政令

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

王昭禹曰貨賄之價騰則傷泉低則傷物胥師為之平焉故不得擅為高下也○鄭康成曰憲表縣之

賈氏曰刑謂市中之刑憲徇扑者○王昭禹曰憲禁則偽飾之禁在民在工在商在賈者是也　易氏曰

憲刑禁使之知所趨避

察其詐偽飾行下孟反儥慝他得反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

小訟而斷丁亂反之

鄭司農曰價賣也慝惡也謂行且賣姦偽惡物者○王昭禹曰詐謂人詐偽謂物偽詐以飾行偽以價慝○鄭鍔曰飾行則矯為虚異奇衺之行或托怪神使一市之人奔走聚觀者也價慝則魯人之飲羊鬻擬之施澤者也此不誅罰則市肆亂矣○王昭禹曰小治小訟胥師各即其次斷之大者則之市師所以省煩擾去留滯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音定其賈然後令市

鄭康成曰賈師定物賈○史氏曰賈之有師賈之所

取法也各掌其次則左右有局各司其局其曰貨賄之治言所治無非貨賄之事○鄭鍔曰在肆之物美惡混淆賈人所能辨况爲賈師尤精別其善否故使之辨其物○史氏曰既辨其物而使均平既展其成而使賈定則民之交易無可議於是而令市孰有受其飾行儥慝者哉○賈氏曰辨其物而均平之與胥師所掌同展其成而奠其賈則與胥師異以其知物賈故也

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恒賈

鄭康成曰恒常也謂若儲知吕反米穀棺木而睹久雨疫病者貴賣之因天災害阨民使之重困○史氏曰物價翔踊不可禁禁之則深藏而不出求者多則賈不得不貴雖有智巧何以弭之先王之市已先知其貨賄多寡有無之所在故能使其必僨而市價可使不貳故曰使有常價後世無法以處徙肆其刑威以禁之雖日撻而求其價之有常不可得已

四時之珍異亦如之

鄭康成曰為宗廟之物○賈氏曰珍異亦是富人賤時預儲而貴時賣之○王昭禹曰四時之珍異乘其好僻而貴之禁其貴價則珍異少抑民之所好正矣

凡國之賣價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

鄭司農曰謂官有所斥賣賈師帥其屬更音庚相代直月為官賣之均勞逸○史氏曰嗣掌其月若今所謂番直也

凡師役會同亦如之

賈氏曰此亦從行所在當直為官賣買也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嚻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於市者

鄭康成曰司虣禁暴亂○王昭禹曰胥師掌憲刑禁矣司虣又憲之蓋胥師所憲者凡市偽飾之禁而已司虣所憲非止於此凡鬬嚻虣亂之屬存焉

鄭康成曰嚻讙也○王昭禹曰鬬以力爭嚻以口競○易氏曰虣則以强虐物亂則以私逆理出入相陵犯則縱惡害人者以屬遊飲食于市則恣情以亂俗者○鄭司農曰以屬遊飲食羣飲食者○王昭禹曰成王所謂羣飲弗佚者

鄭鍔曰為治之道凶暴不去無以安善良强梁不逐無以保柔弱古人有牧羊去敗羣之說市者利之所在而凶强之淵藪也周人將以安善良保柔弱使市不擾乃於十肆立司虣一人專以察强暴為事憲禁令於市以禁之

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鄭鍔曰以上皆不待教而誅者何待禁之不可而後搏耶蓋王者之刑皆不得已然後用禁之不可然後

摶而戮之仁恕之道也

史氏曰先王有心於愛民故設吏以禁虣後世有心於取利故設吏以為虣民有一物吏思得之既不可以自取必藉姦民以為槖槖彼或不從則鬭嚻虣亂陵犯無所不至民不得已而予之吏既受矣姦民於是愈肆吏方拱手聽命而敢摶而戮之乎是以欲行禁暴當先擇吏之良者以處於上而下之姦民自化矣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

鄭康成曰司稽察留連不時去者○鄭鍔曰周家於五肆則立司稽一人使之微伺而陰察之非審察之久何以見其實名官曰稽義如此

王昭禹曰司虣十肆一人司稽五肆一人不言各掌與胥師賈師之屬異者蓋司虣司稽以肆之數制其員而所掌則通一市焉○王氏詳說曰二官聯事通職不有司稽則何有司虣故不言各掌

○項氏曰犯禁則凡犯市之禁者○史氏曰不物

不正之物奇器淫巧凡不適於用者皆是也

項氏曰搏伺而擒之

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賈氏曰市中之刑無過憲徇扑此掌執市之盜賊亦無過小盜徇扑而已刑者必徇故徇刑兩言之〇王昭禹曰執盜賊徇且刑之使衆知畏而不敢犯也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

鄭鍔曰攷之序官凡官府必有胥徒而胥者才智之稱蓋有才智之人為之市之有胥二肆則一人隷於胥師以給使令後世五百之徒耳比之胥師又微乎微者也乃使之各分所治之地而掌其政者蓋執丈二無刃之戈可為威以懾姦人亦可謂度以計尺寸故也○王昭禹曰司市言執鞭度守門胥言執鞭度而巡其前者蓋方入則守門已入則巡其前雖不同而執鞭度則一○鄭鍔曰又使之巡市肆之前凡坐

者坐行者行出者出入者入各有職業不為遊手者

知其趨市之人其行坐出入不正者則掩其不備襲

而捕之

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鄭鍔曰若有罪則撻而戮之又從而罰之○易氏曰

撻以示威戮以示辱是固惡夫罔利而陷於罪戾也

○鄭康成曰罰之使出布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賈

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

鄭鍔曰肆者商賈所陳貨賄之區貨賄雜陳名實相亂貴賤相懸則有受其欺者每肆立一長掌其次政令使陳貨賄者各為之區別○王昭禹曰所謂陳肆辨物而平市也

名相近而實不同者使之相遠○鄭司農曰謂若珠名為玉而賈或百萬或數萬恐農夫愚民見欺故別異令相遠使不得雜亂欺人也則不得以

名而眩實實相近而名不同者使之相邇○鄭康成曰邇亦近也○易氏曰實相近者如布帛之實異而衣被則一所以為相邇也則名雖非而不失

實平其價正其物物不失實價得其當肆之政令無出於此

斂其總布掌其戒禁

易氏曰總布乃別肆之稅凡商旅之貿易賣價或以斗斛受之或以權度受之總而名之曰總布 ○史氏曰總計其數而斂之以為征稅 ○王昭禹曰斂其總布者肆長斂而輸於廛人也故廛人之斂五布而總布與居其一焉 ○黃氏曰戒禁蓋立持賣者之戒禁也 ○史氏曰斂布

之戒禁也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

呂氏曰自泉府而上凡貨事係之鄉師自廩人而下凡穀事係之遂人以此見古賦錢於市賦粟於野故里布屋粟固所有也○易氏曰泉府宜列於天官今乃列於地官司徒之屬者以其掌市之征布故爾○鄭鍔曰考其名錢之意曰泉者謂出於一孔曰布者

謂其布散於天下泉府所藏者錢布不名布而名泉蓋輕重斂散之權出於公上如泉之源當出一孔故耳

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音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

賈氏曰征布即廛人絘布已下之布並入泉府而藏之○鄭鍔曰謂之征布謂以正取而得之也○黄氏曰斂市不售貨滯於民用者用貨則斂不然則否○

鄭司農曰物楬而書之物物為揃書其賈楬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楊氏曰泉府之法非以取利也斂市之不售所以便商賈使無滯貨不為其賤而買之也以待不時而買者所以便民使無乏用不為其貴故賣之也○陳君舉曰天之生物不自用用之者人人有財不自用用用之者君繫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君不理則權在商賈操市井之權斷民物之命緩急民之所時有也雖賤不得不賣裁

其價太半可矣雖貴不得不買倍其本十百可矣民何以能育是故不售之貨則斂之不時而買則與之物楬書之使知其價而況賒物以備禮貸本以代生皆所以緩貧窶而抑兼并管仲平輕重李悝平糴壽昌常平皆古意也

陳及之曰熙寧間置市易務且謂成周之市法內帑出錢數百萬以為本市易司遣人於嶺南諸處市貨以壓富商之利原其意為利耳豈泉府之法哉

買者各從其抵音帝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

鄭康成曰抵實柢字柢本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

〇賈氏曰謂本主所屬之吏乃付之即都鄙從其主之類是也〇劉執中曰即下文所謂賒者各從其抵者如六鄉六遂之人買者則本其族黨之吏保任之如都鄙之民買者則本其食采邑之主在朝者保任之也已上皆賒買各從其主與有司保任之也〇鄭司農曰抵故價也

黃氏曰主者別治大夫也釋謂以公卿大夫常在王朝其都鄙則遣人治之若季氏費宰公山弗擾之輩

天子都鄙蓋亦然○賈氏曰都鄙可兼大小都及家邑國人謂住在國城之内即六鄉之民郊人即遠郊之外六遂之民○易氏曰有司則從其鄉遂之官○陳及之曰民買物於泉府必從其主從其有司何也蓋非時買物或置不急之務非官府為之節制則害財破家若此類其細已甚

陳君舉曰此特濟民之急權其出於販鬻則不可繼也

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

鄭司農曰賒貰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貰買物○王氏曰賒謂之賒則不即入其價也○劉執中曰以上皆賒也故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謂吉事不廢業故旬日可償喪事無過三月凶事廢業容其遲為以償者也○鄭鍔曰三月天時一周種者亦熟蠶者亦成可以償矣○史氏曰民之急莫急於喪祭闕則貧者號呼乞貸而無所令也官給其物以應之立其期使償之初無息取息於喪祭之家非仁政也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

鄭司農曰貸者謂從官借本○鄭康成曰有司其所屬吏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價以與之

愚案國服陳止齋讀服如服公事之服謂民之貸者還本之後更以服役公家幾日為息徐牧齋讀服如侯甸服之服謂民之貸者以其服之所出來輸彼此價直必不等除得本之外餘皆為息二說俱勝注疏至李叔寶欲矯責償出息之說以歷人

所征之布貸之於民使因其所服之業為生生之計如農服田野之事嬪婦服絲枲之事息者亦如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所以保之使生息非責其利此說固好恐非泉府之所能繼蓋泉府所征之布將以斂商賈之滯貨不時而買者既楬以元賈有急而賒者復償以元直至於民之稱貸又以財生息之則其法窮矣不如陳及之之說曰立法不惟以便下茍下得其利而官失其物則非法也泉

府藏物多矣不賒貸與人則必至弊壞歲月既久不可用賒貸與民民轉徙於他所既得其利異時以元物入官各貢所有為息則官府亦得其便矣不特是也周禮凡商賈悉有稅令市泉府物而貸之則免其稅既免其稅而貢息焉何不可之有然必與有司辨而授之者防民之偽也世之奸猾無行者巧偽曲說至官府而賒貸官府不知其姦而與之則異日未必能償與其有司辨則不復有此

患凡此等制得賢而後可行否則不勝其弊王荆公吕嘉問為市易官掊克細民聚斂滋甚豪商大賈怨咨盈道及人有言則曰泉府嗚呼吾不知先王之法使人怨咨而尚不顧哉

鄭鍔曰後世青苗取息名曰利之適以禍之非周家立法之意

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賈氏曰國事謂有司為國家之事興作用財物者皆

來問泉府取財爲具焉○楊氏曰泉府斂市之征布其所得幾何説者謂先王所以變通天下之財者在此不知關市待膳服以下皆經費也邦之大用内府待之小用外府待之泉府所謂國事之財用者特内外府之待與夫經費之外者耳其所用而取具者亦可知矣○鄭鍔曰泉府所入者皆財也故國之財用可以取具亦猶大府所入者皆賦也故國之賦用取具焉

鄭康成曰會計也納入也○賈氏曰出謂出府會計用財入謂於廛人斂取絘布已下納其餘者若國家來取財不盡而有餘則納與天官職幣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司門主王城十二門○賈氏曰知王城有十二門者案匠人云營國九里旁三門四面各三門是謂十二門若今城門校尉○賈氏曰案經每門下士

二人據在門開閉者此司門是都司總監十二門官故舉漢法況之

愚案門關次於市官之後以關與門市常相聯設官以司之將以禦姦盜禁奇貨後世反恃此為征商之利孟子曰古之為關將以禦暴今之為關將以為暴

掌授管鍵（其展反）以啓閉國門

鄭鍔曰天府宗社之重宮禁之嚴四方之人畢嚮焉則門之啓閉尤當謹而嚴故用下大夫掌授之以管

鍵或謂籥搏鍵器也則又謂鍵為牡蓋以入者為牡容者為牝謂用管籥以啓門用鍵牡以閉門王安石謂授鍵則以司門總統諸門故掌授之以啓門也

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

愚案正故書為正如中度中數中量皆正也不物者既於出入之際而察之則貨賄皆可得而正矣王昭禹曰不物有所幾而後害者亡靡者微貨賄有所正而後亡者有利者阜

凡財物犯禁者舉之

陳及之曰所謂犯禁者即司市偽飾之法在民商賈工者十有二是也

王氏詳說曰質人云犯禁者舉而罰之司門云凡財物犯禁者舉之司關云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而罰其人三者亦相為異同蓋司關之所舉者舉其不出於關之貨自内而出者由市及門由門及關自外而入者由關及門由門及市是關為内外之要津故

人之貨必出於關不出於關則舉而罰之若夫司門貨人之所舉者特舉其犯禁之貨言犯禁則不出於關者罰有所不及言不出於關則犯禁者罰必有所兼行然貨人司關舉而罰之至司門則舉而不罰蓋舉之在司關罰之在貨人而以其財歸司門耳不然一犯禁之物貨人罰之司關又罰之何其酷耶

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陳氏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

以教天下之孝慈況出身勠力而死於王事者上有父祖下有子孫棄而不養不足以相報養不以禮不足以示勸春養孤子以象陽之生秋享耆老以象陰之成而外饔酒正司門槀人各供其職事冢人之職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罰其身而養其父祖子孫者不罰無以示義不養無以示仁春秋時齊將救鄭屬孤子三日朝以乘車而繫兩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溫之役而父死焉今

君命汝以是邑也服車而朝魏文侯於死事之家歲
使使者勞賜其父母漢有孤兒兵皆有所為而然
祭祀之牛牲繫焉監古銜反門養之
賈氏曰祭祀之牛牲即充人云散祭祀之牲○易氏
曰此則受之於充人者也故充人則責之司門而司
門則責之監門○王昭禹曰有司門又有監門者葢
司門以下大夫二人為之其屬則有二十八士凡以
總管王城十二門而已至於廿二門又各有士二人

乃所謂監門也○王氏曰必使監門養牲則為其於
郊於國各有所近便於共取夙夜啓閉未嘗乏使便
於養視且衆所出入其養視不謹易以幾察故也然
而祀五帝享先王不係之門則其致嚴又異於此矣
凡歲時之門受其餘
賈氏曰四時之祭門非一故云凡若月令秋祭門者
是祭廟門此門亦謂國門十二者除四時祭外又有
為水祈禱若左傳莊二十五年大水用牲于門之事

○易氏曰祭門不敢用散祭祀之牲特受其共牲之餘者而用之

凡四方之賓客造七到反焉則以告

鄭康成曰造猶至也○賈氏曰四方諸侯來朝覲至關關人告王至郊郊人告王至國門門人告王王遣人往迎之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關界上之門　○賈氏曰王畿千里面五百里界首面置三關亦十二關

王昭禹曰在國曰門在境曰關　○鄭鍔曰在國之門則從昏為啓門之防在境之關不過為通貨賄之路而已

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

黄氏曰關在郊故曰郊關貨行於關門之内故稱國鄭謂商所發司市之璽節非也不惟市無節而貨方自外入安得遽發節於司市凡節皆掌節守之璽節付之司關使通貨賄聯謂與門市為聯

鄭景望曰商賈蓄貨待時而貴價因患以阨民亦王政所甚惡也以聯闗市則貨無所隱泄必以時雖欲壟利以病人不可得也

司貨賄之出入者

黄氏曰貨入司闗予節乃得入門而達于市

掌其治禁與其征廛

王昭禹曰有以治而理之則貨賄之高下美惡無混淆之患有以禁而止之則貨賄之靡害不物無交通

之弊○張氏曰治之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劉迎曰掌其所治之禁則幾不物也王制謂關執以幾正此云治禁

史氏曰掌其征榷與其廛積○易氏曰孟子云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說者謂或賦其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廛則坐賈之所輸征則行商之所出故廛人掌斂市之廛布而入於泉府泉府又以市之征布而斂不售之貨是市有征布又有廛布若關則無廛布而有征布何者司關掌貨

賄出入是有行商之征布關無市官之法安得有市宅之廛布然此所謂征廛者是辨其合征合廛者而關白焉故司關征之又五百里至於國門國門雖有不物之幾而無貨賄之征蓋市則行商有征布坐賈有廛布此司關所以掌其征斂而聯門市也○張沂公曰王制曰古者關幾而不征稱商之時也商以前國用少不征猶得周以後國用彌廣不征不得

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

陳及之曰鄭氏謂從私道辟稅非也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周公立法關有關稅廛有廛稅蓋以商賈利多於農苟不征之則末作多而務本者少然既稅之關則不征其廛既征其廛則不稅之關取之甚優何至於辟稅哉蓋不出於關必偽飾之物司市所禁以罔民利者故必舉其貨焉○王昭禹曰凡貨不出於關者則貪利以忘義徇私而背公故舉其貨罰其人

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張戀反出之

鄭康成曰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為之
璽節及傳出之其有璽節亦為之傳傳如今移過所
文書〇王昭禹曰節以驗其物傳以書其數〇鄭鍔
曰既授以節又為之傳使所至無留礙
黄氏曰節傳非司關所得為凡所達貨賄雖不自市
來由門至關不由門徑造關司關皆以節傳出之達
之于其所至入無傳出有傳掌節所謂凡通達於天
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者也

國凶札〈側八反〉則無關門之征猶幾

鄭司農曰凶謂凶年饑荒札謂疾疫死亡無關市之征者出入無租税○王昭禹曰司門幾出入不物者則關門固亦有幾矣今以荒札之時宜去幾矣然而不已焉故曰猶幾春秋傳曰猶可以已而不已之辭禍故多藏於細微發於人之所忽故雖凶札之時猶幾

凡四方之賓客敂〈音叩〉關則為之告

鄭康成曰謂朝聘者敂關猶謁關人也○鄭鍔曰四方賓客敂關求入朝暴客不可不防賓客不可不迓故為之告定王使單襄公假道於陳以聘楚候不出疆司空不視塗單子歸告王曰陳侯必有大咎國必亡周之秩官有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司里授館由是言之門吏之告禮賓防姦之意兩存焉

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

賈氏曰外之送令謂從諸侯之國畿外而入者則關人以節及傳内之至王内之送令者謂有王命從王國而出則亦以節傳出之送至畿上○鄭鍔曰内送令王命達於諸侯外送令邦國以關於朝廷以節傳出納之則下情必上達而王命布於四方然諸侯亦以令為言者所謂諸侯之從穀○王昭禹曰節所以為驗傳以輔節所以防姦也

陳君舉曰先王之制寢室有閽閭里有閈出有棘桂居有郛郭以達門關皆納民於軌而禁其非義自畿

而達之外國與之節而掌於王官其不同者則不達而天下如一是以諸侯無私會大夫無私交士無游説民各土著周衰國自為政魯廢六關秦人焚節壁馬假道戎人掌管惟馳車是利無所稟命蓋王官之守不行於外服矣漢文又去關禁當時矯偽而出乘傳而行郡國出粟賦錢無敢如何尋創七國之變後復用乘武帝增至三輔都尉譏察至有諸侯以關入免者綱紀太密東都有關都尉矣

鄭景望曰說者以聯門市參相聯比檢猾商也貨不出關謂從私道出辟稅者則沒其財而撻其人司門幾出入不物者征稅也犯禁謂商所不資者舉之沒入官凡此與後世州縣征稅之塲欄檢要邏剥刻農賈何以異曰否王政之所禁為夫末勝而本益微姦欺得志而移俗習故夫檢商之政示篤本而正民志也夫負販之民貿易之際欺者得利則信實者安得不易慮而為欺姦者得利則純直者安得不相怵而

為姦故門市以參聯之璽節以出入之舉其貨罰其人以懲畏之此非以為征利也設防於趨利之民養其信實純直之心出入不物幾竒衺也財物犯禁惡逐末也用犯禁之財物養死政之老孤示先義也先王導民非有物以與之第窒其趨惡之路使欺不得設姦不得行此立法建官之意與後世專於殖利者可同年而語哉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鄭康成曰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吕氏曰案春秋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即此謂府二人者也古者必有府人藏此節所以效於府人○賈氏曰節連於門市故亦連類在此

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

王氏詳說曰邦節者下文所謂玉節角節用之於内外諸侯虎節龍節人節用之於邦國使者符節璽節

用之於司門司關司市及鄉遂之間總而言之皆邦節也鄭氏以典瑞之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為邦節且掌節自掌節典瑞自典瑞焉可以珍圭牙璋之類而為節乎

黄氏曰掌節在關取予便也節皆邦節有守節有行節玉節邦國守之角節都鄙守之是謂守節使節及門關道路之節皆行節也必自掌節出鄭言關市道路之官皆得為節如此則雜主掌節何以設專職哉

○鄭康成曰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鄭鍔曰命出於一人無敢不信而矯誣以作命者殆或有之故王雖有命必用節輔之以為信

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鄭康成曰玉節之制如王為之以命數為大小角用犀角其制未聞○易氏曰玉則美在其中而暢達於外諸侯之象角則致力於内而捍禦於外公卿大夫之象守則守節之義○鄭鍔曰命為諸侯使守邦國

者用玉節以輔之玉所以比德凡出封而爲邦國之君者皆有君子之德命爲君長使守都鄙者用角節以輔之角之爲物上窮而善觸都鄙之長職當外禦其侮内蕃王室也康成謂諸侯於其國中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有節以輔之故用玉節用角節似失之矣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吐黨反輔之

鄭鍔曰王者遣使行乎天下何所往而不通然無節以爲信則詐心或萌於所遣之人而疑心或起於所至之國故必持節然後行前言玉節角節則王命之守此言虎節人節龍節則使者執行以爲信所往之國有平地山澤之不同鑄金爲節各爲虎龍人之象山國多虎澤國多龍平土之地則人之所聚如晉楚之多山吳越之多水陳鄭之平原曠野視其所執之節可明其所往之邦孰敢矯誣以妄適哉○王昭禹

曰小行人有管節而掌節不言掌節所掌謂之邦節
以輔王命所謂邦國之使使邦國者所執也小行人
所達謂之天下之節則所謂龍節人節虎節管節邦
國都鄙使者所執非王官所掌掌節不言都鄙之使
節則使都鄙者無節以旌節行之而已
鄭鍔曰節皆用金取其寒暑燥濕不能變也使者執
節亦欲不更所守故有取於金焉輔節必以英蕩所
以護其外蕩竹也所謂瑤琨篠蕩是也以蕩為函畫

為文彩使其英華外著內有不變之剛外有可觀之文尊王命而重使華也○王昭禹曰詩曰二矛重英又曰朱英綠縢則英之為飾明矣○易氏曰金以為之鑄象有堅而不變之義篆蕩而加以英飾有儀文相接之禮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

鄭康成曰門關司門司關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道路者主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凡民遠出至于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為之

節入由關者司關為之節其商則司市為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徙則鄉遂大夫為之節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變司市言貨賄者璽節主以通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焉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五涂亦有民也符節者如今宫中諸官詔符璽節者今印章旌節今使者所持節也○王氏曰門關則以符合之貨賄則以璽驗之道路則以旌表之○黄氏曰節皆自掌節出符節付之

門關之官璽節專之司關旌節付之道路之官鄭曰鄉遂大夫是也此專為民徙及有徵令者也使隨事用之王使旌節掌節予民之自外來者皆當有路節由都鄙者都鄙予由甸稍者甸稍予至關司關留之則予符節而入至門著出入之日出關反符節司關還其所留節而出入之自內出者於其所由予路節有傳鄭言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是也蓋關門之內常往來者也有期反節不獨民與商雖門關道

路之官亦有期而反之反而復予弊則更為邦國都鄙使節反必有時守節易世而反反則復予此皆掌節專行之職○鄭康成曰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以防容姦擅有所適

薛氏曰龍節虎節人節以金為之輔之以英蕩至於符璽旌三節不言輔者以下文有以傳輔之言凡則六節皆輔之以傳矣但以金為者既輔之以英蕩又

輔之以傳以竹為者不過以傳輔之春秋之時所謂龍節者輔以玉而不輔以英蕩昭二十九年公在鄆使公孫衍獻龍輔於齊侯說者以為龍輔玉者名所以取之輔龍節者矣至西漢時有銅虎符是龍節之屬皆以金為之竹使符是旌節之屬皆以竹為之周制行於漢而不行於春秋悲矣

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

鄭康成曰必有節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鄭

鍔曰通達於天下非止於一鄉一州可不與之節乎雖有節以為信必有傳以為輔傳者所以書其事二者相依而行是以有輔之之義

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鄭康成曰圜土納之

孫氏曰先王之防範斯世使循循然入於矩度之内而無敢放意肆行自陷於顛越不恭之域以其有此具也夫制為之節達之天下同其法則居邦國都鄙

守之以為重適郊野四方者執之以示信命令假之
而行貨賄待之而通故滛朋比德不得逞其私合黨
締交不果遂其志夫一物之微所係於人心之操舍
國勢之安危若是其切豈非先王馭天下機要哉

周禮訂義卷二十四

周禮訂義卷二十五

宋 王與之 撰

遂人中大夫二人

鄭康成曰六遂之地自遠郊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陳及之曰鄭氏説六遂之地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若然則在郊甸中矣然秋官鄉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則六遂之地亦有在四郊者盖六鄉取國中之民作之不

足則及四郊而鄉士掌六鄉之獄治在國中也六遂取四郊六鄉餘地作之不足則及郊甸而遂士掌六遂之獄治在四郊也所謂遂者正五家為鄰至五縣為遂必地里相連民居相接然後始成保伍可以相保相受相糾若分散別在他處則何以相管屬耶

王氏詳說曰六遂之官與六鄉之官一同六遂之法與六鄉之法一同但六遂之官卑於六鄉一等六遂

之法與六鄉相為異同耳且以鄉遂之官言之六鄉有大司徒在六遂則為遂人六鄉有小司徒在六遂則為遂師六鄉有鄉大夫在六遂則為遂大夫六鄉有州長在六遂則為縣正鄙師即黨正也酇長即族師也里宰即閭胥也鄰長即比長也然大司徒六命之卿而遂人不過中大夫小司徒中大夫而遂師不過下大夫此六遂之閭長貳也鄉大夫六命之卿而遂大夫不過中大夫州長中大夫而縣正不過下大

夫等而下之皆卑一命故六鄉之下士一命而六遂之下士不命此鄉遂之官異也且以鄉遂之法言之六鄉上地無萊畝而六遂上地則有萊五十畝矣六鄉以一人為正卒其餘為羡卒六遂則以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羡卒其餘為餘夫矣六鄉所言伍兩卒旅師軍詳於軍制六遂所言遂溝洫澮川詳於田制然軍旅未始無田田制亦未始無軍要之互文見義也他如遂大夫所謂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即鄉

大夫所謂賔興賢能之法鄙師所謂祭祀若黨正所
謂祭禜酇長所謂祭祀即族師所謂祭酺里宰所謂
召斂即閭胥所謂召令鄰長所謂從於他邑從而授
之即比長所謂徙於國中及郊從而授之也然五物
之詢德行道藝之攷見於鄉而不見於遂豈六遂無
此等人耶○薛平仲曰鄉民之居於國中及郊者先
王為之興賢能而使之出長入治以為之成市交易
而使之各得其所夫然後務本尚實之風始有以轉

移斯民之趨向遂居六鄉之外去王城百里之遠斯民朝夕之從事無非耕桑隴畝之務錢鎛耒耜之用如使其心蹈然有惡勞好逸之念亦何能一日自安于田里是以先王居民於野自五家而積之雖無所異於鄉總而名之曰遂焉所以使之自遂於其閒不然吾能教之以稼穡而遂民或至於飽食暖衣而逸居焉豈非先王所懼哉○孫氏曰周官內六鄉而外六遂由遂以往采邑參焉一以遂法治之蓋教必始於近以六鄉為四方之標準耕必勤於野以六遂為王畿之勸相遂雖互文見義

亦各有先務也

掌邦之野

鄭康成曰郊外曰野謂甸稍縣都○黄氏曰遂人因六遂而為名六遂在甸則所掌者甸地而已而曰掌邦之野蓋合稍縣都鄙法之當行者通掌之稍縣都鄙居民廛里授田溝洫治地皆野法與甸同其法悉自遂人出稍為邑縣鄙為都則各聽於其主非遂人之所屬也遂人中大夫秩比小司徒縣二千五百家

鄙五百家隨民衆寡而為之甸稍縣鄙居民皆如此惟甸則合縣為遂○曹氏曰遂人之職惟以掌邦之野為言然六遂之政令刑禁與稽民授田簡兵教耕令賦起役之事無非本於六鄉之成式遂人以下特其文互見而言之稍略耳

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作管反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王昭禹曰土地之圖大司徒所建之國以土地之圖

經田野則以所建之國為井牧溝涂田萊之類而經之也○鄭康成曰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王氏曰其縣鄙之地域有形其井邑溝涂有體其所以制而成之則有法○王昭禹曰形具而後有體故有縣鄙之形斯為井邑溝涂之類以體之有王國之形斯為門闈宮室之類以體之其所以體之者莫不有度數存焉夫是之謂形體之法○易氏曰小不曰鄰言鄙之成則鄰之成可知大不曰遂言縣之成則遂之成在其中言縣鄙則舉中以見上下

項氏曰比則親之至鄰則始相鄰近閭則同門里則

同居族則族葬酇則相賛助而已鄙之名卑於黨縣之名小於州凡遂之制皆放於鄉○鄭康成曰異其名者示相變耳○王氏曰比相保則鄰亦相保閭相受則里亦相受族相葬則酇亦相葬矣黨相救則鄙亦相救矣州相賙則縣亦相賙矣鄉相賓則遂亦相賓矣○王昭禹曰遂獨不言者鄉以教為主遂以耕為主

小成

愚案以五起數以四成之四里則百家乃是數之

陳宏甫曰周鄉遂之法至百處無不以五起數蓋百人是二隊不百人不足以為甲更調起發不得

愚案遂之鄰里酇鄙縣遂與鄉之比閭族黨州鄉之法無異然司徒於鄉不說經田野者以國中民廛接比行保伍之法易故不必經與造民野處四散保伍之法難行復用經田野造縣鄙成然後可定民居若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田野一句乃是制井田起軍賦與制保伍以定民居不同井邑自

四井以下則以四起數造縣鄙自五家以下則以五起數井天下之田用丘甸法比天下之居用保伍法故曰地不里居田不井授終茍道也

總論

曹氏曰鄉遂王政之本皆以室數制之不容增減自鄭氏參以里數欲求强合始指若干里為鄉若干里為遂既室數與里數不合於是積算王畿千里之地去若干里為山林川澤又去若干里為不易一易再

易之數然終有牴牾安有采地之制異於鄉遂之説
旁加廣狹之説周家簡易之制未免汩沒於異同之
論

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

鄭鍔曰皆有地域以為之辨溝之以水樹之以木有
限域之周圍有溝樹之阻固建官設吏以治之使各
掌其所治之政令刑禁民可得而治矣○易氏曰上
言形體之法度地居民之法此言各掌其政令刑禁

則命六遂之吏因縣鄙之法而推行井地之法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賈氏曰授之田野若下夫一廛百畝簡其兵器若族師旗鼓兵革

黄氏曰鄉以州黨居民會其卒伍即為軍法故常自為六軍而田與追胥皆竭作遂雖以縣鄙居民而其軍賦在丘乘軍師田役皆有司馬之法作其衆庶而後會其車人之卒伍或多或少不可預定是則正卒

猶不盡起况羨卒乎士師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謂之鄉合則非野法也常常比之使之相安相受故倉卒可用遂未嘗比安能臨時盡起而用之乎故以為鄭之說未盡然也惟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似是然野之制軍一甸七十五家耕之共一車則一家一人自有定制是則小司徒所謂無過家一人者仍為鄉法耳六遂民數與六鄉同權力相併事體略等先王

誠有深意也地之等不同人之多寡亦異常有進退故以歲時稽而授之皆農民也故惟教之自衛力穡之事授之田野野蓋虞衡歟〇王昭禹曰兵器不簡則稼穡不可得而教必先衛其地域而有之然後斯能致力於稼穡不然雖有粟不可得而食

凡治野

黄氏曰治野言凡通乎邦國都鄙

以下劑致甿

王昭禹曰劑約劑所謂要書與𤰈約以征役用下地為卒所以致之也○黄氏曰致𤰈其事在旅師○鄭康成曰變民言𤰈異内外也𤰈猶懵懵無知貌也○曹氏曰六鄉授田分上地中地下地為任民多寡之數而此則不復差别一以下地每家止任二人為卒葢六遂既比鄉為差遠而在野之地為最寛宜優其役而厚其力使之受地多而征調少庶民皆願為之𤰈欲耕於王之野以滋生齒以實遂地○陳君舉曰此指授田之

夫言之者從役皆以下劑致甿豈有饒遠之閒

以田里安甿

賈氏曰田則百畝之田里則五畝之宅○王昭禹曰出則耕作於田入則族息於里校之田則彼得以安其耕梭之里則彼得以安其居

以樂昏擾甿

鄭康成曰樂昏勸其昏姻如媒氏會男女擾順也○賈氏曰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配以昏姻即順民意

以土宜教甿稼穡

王昭禹曰十二土名物不同稼穡之所宜亦異旣不能皆知故以土宜敎之大司徒敎稼穡植蓺是也

以興耡音助利甿

杜氏曰助謂起人民令相佐助○劉執中曰興起同井之民更相耡耦則各享其利○王氏曰孟子曰唯助為有公田許愼釋耡以商人七十而耡則助耡一也興之以助公田則甿得所私焉所以利之

以時器勸甿

鄭康成曰時器鑄作耒耜錢鎛之屬〇王氏曰善其器則以勸謂之時器則器之用各有時若耜以耕銍以穫

以彊予任甿

鄭康成曰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〇李氏曰田作勞人之所憚吾強其力而予之以地則民無適力矣〇項氏曰若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是也

總論

曹氏曰生有常產居有常室而甿之安逸可知婚姻

相通禮文相樂而旺之順擾可知壤物之辨則旺知稼穡之宜耡耦之興則旺享共耕之利農具有常器則因其時而勸之丁壯有餘力則加其田而任之咸使之有固志而休養生息無餘憾矣

以土均平政

黄氏曰鄉民合士與農而教之故授田少役多每月讀法四時田獵春秋祭祀征役喪紀會聚多貢稅輕野皆農民專以稼穡任之故授田多役簡貢稅重以

土均平政政如字政役不平而後人機巧趨利或遂逃其業利均則政平土均之職可致○鄭康成曰政讀為征土均掌均平其稅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

愚案鄭鍔說見大司徒造都鄙及小司徒均土地

之下

鄭康成曰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鄭司農曰廛居也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晦之居萊謂休不耕者○項氏曰里以廛計田以晦計田有汚萊里無上下故里皆一廛而田有多寡○鄭康成曰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也○項氏曰上地無萊田則非治野致甿之法遂人之致甿必優於鄉○曹氏曰遂既以下劑致甿雖上地亦使之少休不耕庶不盡其地力所以優遂民也○周氏曰遂人掌邦之野其地必廣而瘠若置都邑處必狹而肥故遂人上地有萊田

曹氏曰鄉不言夫一廛惟言受田而遂之上地中地下地皆言夫一廛鄉不言餘夫而遂之上地中地下地皆言餘夫亦如之者葢鄉去王城密邇遂在鄉之外地有遠近勢有重輕赴愬有易難恤察有詳略特示優厚於六遂非以薄六鄉也亦不泄邇忘遠之深指其為均一也

薛氏曰先儒謂父子祖孫不可分者為餘夫未知授田之制則何以也曰司徒言均土地而稽其人民上

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令此田萊固有
定制為子孫蕃盛家有十人必以五人為正夫受下
地之田五人為餘夫受田亦如下地夫之數家十一
人以六人為中地正夫而五人為下地餘夫家十有
二人則六人為中地正夫而六人為中地餘夫家十
有三人則七人為上地正夫六人為中地餘夫家十
有四人則七人為上地正夫七人為上地餘夫至於
家十有五人則五人為下地正夫其十人則分為兩

下地餘夫從此推之雖百口之家亦可分若家止九人則將何為孟子曰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彼以此七人而受上地之田則田萊之廣且美豈不能贍九人耶○愚按此說須餘夫田亦如三等受田之數

圖說曰先王之於民受地雖均百畝然其子弟之衆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又以餘夫任之詩所謂侯彊侯以經所謂以彊予任甿也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畝以其家既受田百畮又以百畝與之則彼力所

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禮言上地田百畮萊五十畮中地二十五畮萊亦二十五畮下地二十五畮萊五十畮則所謂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畮之田如正農也鄭氏之說不與孟子合賈氏又從而釋之此附會之論也○劉氏曰亦如之者亦如其萊也餘夫未具夫婦未當受田如其萊而已孟子曰餘夫二十五畮○愚案此說頒餘夫田視正農受萊四分之一大約不過二十五畝求合孟子之說

黄氏曰里即其廛之所在上中下地亦以其人之多寡授之孟子曰餘夫二十五畝鄉田同井則鄉法也遂人上中下地田萊餘夫如正夫之數野法也所謂彊予也一夫百畝以令畝計之為四十畝臣妾閒民移用野法一甸六十四井七十五家耕之上地當授田三百九十九夫田萊公田皆計餘百九十七夫中地當授田四百二十二夫餘百五十四夫下地當授田四百五十夫餘七十六夫上地餘最多王制上農

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小司徒減上二
等自七人為則上地當容此二等也故增一百十五
夫而登矣二家增三人中地二家五人蓋與上下相
進退也二家五人則一家三人一家二人故增六十
五夫而登矣下地餘少增二十五夫而止耳然其下
有食四人者有食三人者可任者未必皆二人也要
之當使有餘以待增不使當增而不足先王制事無
不如此鄭謂六遂之民竒受一廛本謂民居郭已受

宅又奇受一廛於野其說誤而疏家又謂餘夫奇別更受廛備離居之法益疏矣○愚案此說作計夫受田其地有餘又與前二說不同

易氏曰或曰上地人數之損則將遷之中地下地乎下地人數之增亦將遷之上地中地乎中地之增損亦然曰非遷其人也因其人之損益為田之進退而已遂師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遂大夫以時稽其夫家之衆寡然後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

正為是也

禮庫曰司徒是造都鄙法遂人是頒田里法不容相類

陳宏甫曰蓋都鄙受田之制與邦國同六遂受田之制與六鄉同互見其義

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之忍反百夫有洫況域反洫上有涂千夫有澮古外反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鄭康成曰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鄭鍔曰田必資水水欲通於川行必由路路欲達於畿自一夫之田至千夫之田為遂溝洫澮所以通水於川自夫間之遂至萬夫之川為徑畛涂道路所以通道于畿廣深各二尺曰遂言水自是而之他也廣深倍遂曰溝言十百相交而水相往來也廣深倍溝曰洫言水相流通如人血脉也廣二尋深二仞曰澮言衆水皆會乎此也至於川

則集衆流而無所不通宜至於海矣道水以此則旱有所資而水亦無浸淫之患遂上有徑可容牛馬溝上有畛可容大車洫上有涂可容乘車一軌澮上有道可容乘車二軌川上有路可容乘車三軌通道以此則車與徒無所往而不達凡此五溝五涂之制自禹以來至是始備○項氏曰先王不能使天下無旱澇能使旱澇不為災有溝以道水而有涂以防水因夫之多寡而為之道水因水之大小而為之防水水則達於川道則達於畿若其廣深則匠人詳之矣

陸佃曰小司徒九夫為井匠人亦九夫為井井閒有

溝自井地言之遂人十夫有溝自涂言之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為成成閒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為同同閒有澮非一同之閒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閒有澮也成同地之廣者也洫又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略云耳○陳及之曰周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安有內外之異哉遂人言十夫有溝以一直度之也凡十夫之田田首必有一溝以瀉水以方度之則方一

里之地所容者九夫其閒廣四尺深四尺者謂之溝則方一里之內凡四溝矣兩旁各一溝中閒二溝遂人云百夫有洫是百夫之地相連屬而同以一洫瀉水以方度之則方十里之成所容者九百夫其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則方十里之內凡四洫矣兩旁各一洫中閒二洫至於澮亦然若川則非人力所能為故匠人不為川而云兩山之閒必有川焉遂人萬夫有川亦大約言之耳大槩遂水瀉於溝溝水瀉於

洫洫水瀉於澮澮水瀉於川其縱橫因地勢之便利遂人匠人以大意言之遂人以長言之故曰以達於畿匠人以方言之故止一同耳○陳氏曰遂人所言者積數也匠人所言者方法也積數則計其所有者言之方法則積其所圍之內者名之其實一一制也○陳君舉曰溝洫之制無鄉遂采地之異遂人言夫者指實地者言之山林川澤不在其數匠人以里言者溝洫咸在其中所以用里數也○薛氏曰遂人言十夫有溝以旁加言之也匠人以九夫為井井閒謂之溝以實數言之也

愚案遂人自十夫起數匠人自九夫起數井田之法惟九夫共井未有十夫共者此鄭氏所以謂遂

人法與匠人不同也必欲合其說宜以大約計之不可拘也遂人所謂夫間有遂即匠人廣二尺深二尺之遂也遂人十夫為溝即匠人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之溝也匠人謂九夫而遂人乃云十夫者遂溝以十夫之地約之耳而匠人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計一成之地乃是百井九百夫之地方有洫而遂人言百夫有洫蓋止言百夫之田始共一洫而成間有洫則總

一成之内九百夫之田凡九洫矣匠人言百里為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計一同之地乃是萬井九萬夫之地而遂人言千夫為澮蓋止言千夫之田始共一澮而同閒有澮則總一同九萬夫之田凡九十澮矣人力所為止於澮此外則自然之川故遂人萬夫有川而匠人一同九萬夫之外亦曰專達於川要知一同之内自澮而達者已有川矣此皆以大約言之

黃氏曰此與匠人一法鄉不為溝洫夫屋九比遂野法也溝洫之制詳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溝洫不獨治田且設固焉自甸達於畿皆野法也故曰凡治野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為井蓋一井十夫其中為遂而溝環之地居十夫而井實得九夫之地也案司馬法一同萬井九萬夫則雖鄉一井亦謂十夫之地為遂溝與野同不為洫澮孟子言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蓋一里十夫容九百畝於其中非謂方一里

只得九百畝也治地郊與野異者郊居百里四同之地無多山陵林麓其地之高者為城郭屋園平者為田負郭之田多膏腴下者為藪牧其間水澤足以灌溉亦必為溝畎以行之但不為洫澮涂路經緯之形如治野耳觀載師郊田則當時因土之宜可見遂溝兼經畛不能為一夫寛饒之使有餘地也詩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皆寛饒之地疆場其界域也積方百夫溝經緯其中而洫環之成方十里千夫之地十除其

一為百井九百夫洫經緯其中而澮環之同方百里
十萬夫之地十除其一為萬井九萬夫澮經緯其中
而川環之遂人言百夫有洫者謂積方百夫而洫居
其外也匠人言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謂之洫者
闢方十里而洫居其中也方十里則為百夫者十遂人
言千夫有澮者亦積方千夫有澮在其外也匠人言
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謂之澮者亦闢方百里而
澮居其中也方百里則為千夫者十故曰其法一也

遂人言萬夫有川通地勢而著經界之法也匠人言專達於川因地勢以見非人力之所為也然則川形未必正方其旁多華離之地皆不井書曰濬畎澮距川川蓋山澤自然之位故匠人曰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閒必有川焉疏家言此川亦人造踈甚鄭康成小司徒注成方十里其中八里為甸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税旁加一里為一成十里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溝洫積而至四都八十里旁加十里

乃得方百里為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税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乖誤甚矣自十夫積而至十萬夫皆十除其一者九夫共得一夫之地以治遂溝徑畛且有覺餘之地矣其餘洫澮涂路為地可計百夫之洫為地十七畝有竒涂如之積而為一成十里為方百夫者十洫涂之地三夫半而已安用三百二十四夫哉千夫

之澮三十五畝有竒路加澮十一畝有竒通為四十六畝積而為同百里為方十夫者十涂路之地四十六夫而已又安用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哉一同百里為方十里者百洫涂三百四十夫鄭言一同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大抵遂人展地匠人制形一同之地定為萬井溝洫綦布於是以小司徒丘乘之法比之自井為邑為丘而為甸七十五家耕之出車一乘又為縣為都其法備矣一同萬井九萬夫

六千四百井出稅賦車百乘其餘二千六百井爲山林川澤邑里縣鄙爲洫澮涂路溝畛不計猶有餘則爲閒田遂人下劑致甿固當常有地以待之六遂賦車千乘而爲六軍十二同一同未必盡平地能爲九萬夫不足則兼取班孟堅漢書曰同方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淳鹵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雖大約言之且其說未必盡合周禮然其論井地則精於鄭矣鄭康成注小司徒曰九

夫為井方一里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其説是矣惟不悟遂人匠人本一法因見遂人以十夫起數則曰此溝洫法也匠人以九夫起數則曰此井田法也兩説既離乃欲合遂人於司馬法以為鄉遂皆無公田皆税夫又欲合小司徒於匠人則以為畿内不為井田而小司徒丘甸實井田也乃曰此為造都鄙法及見孟子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春秋初税畝傳言穀出不過

藉有若對魯哀公盍徹皆井田也則又欲合之於周禮乃以為周制王畿用夏貢法邦國用殷助法鄉遂公邑之吏役民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諸侯專一國貪暴無藝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夫豈獨紛錯無統而矯誣先王失建邦設土樹后王君公之大體矣司馬法鄉法也不獨不為公田溝洫之制亦略故以夫屋比地而一同萬井三萬家與小司徒夫屋為合是為鄉法遂人野法也溝澮距川與小司徒井牧為合是為野法

經鄉野異條鄭謂之同制何據哉司徒施教法于都鄙比閭族黨鄉州與王國同故以室數制其域不使山川溝洫妨其實地正不為井田而康成反以丘甸為造都鄙法何據哉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孟子教滕文公使復先王舊法則諸侯有野與王國同矣康成知邦國用遂法合於孟子而不知什一自賦亦孟子之言乃謂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則又何哉

曹氏曰因授田而思至於治溝洫因溝洫而思至於

治涂路必使縱橫參錯曲折而後進不得以率意而直達人以為此特定田制耳此特通水利耳不知先王寓兵於農藏丘乘於井牧而禦外侮防衝突之意已潛寓於其閒也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式氏反

鄭康成曰登成也猶定也登上其籍○王昭禹曰夫家猶言男女也○王氏曰遂人既登其夫家衆寡六畜車輦遂

師又以時登則遂師登之於遂人遂人登之于小司徒○鄭鍔曰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則頒于六遂從可知也○鄭康成曰施讀為弛○鄭鍔曰辨其可施以事者與其可舍者則病者得所養而壯者不為游手

易氏曰知夫家衆寡之數則上地任三人而舍其四下地任二人而舍其三凡父祖子孫之不可分而兄弟夫婦之交相養者舉在是知六畜車輦之數則老得以食肉祭得以用牲車得以供服乘輦得以載任

器者舉在是至於辨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則敬老慈幼與夫養萬民之疾病祿庶人之在官者又非一端而已〇曹氏曰校登必以歲時蓋前歲之已登者逮于今則增損不同矣一時之已登者越三時則耗亡不等矣民自生齒以上皆登于版耕稼起於一夫而王畿千里之民無不各任其力調兵起於伍長而六軍七萬五千之衆無不各稟其令雖車輦器械之瑣細牛馬六畜之猥冗無不素具于籍一旦有事隨取

而足蓋其凡目可稽而儲備有實此功用在乎素講所謂事前定則不困者此也

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

鄭康成曰職謂九職分其農牧虞衡之職使民為其事也載師云以物地事授地職互言矣貢九貢賦九賦政役出徒役○易氏曰先職事貢賦而後及於師田政役無非因其財力而用之先王豈徒用其財力哉愛養斯民於是乎在

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

賈氏曰起野役若小司徒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之類○鄭康成曰役謂師田若有功作也令各帥其民而至者謂縣正已下縣正云若將用野民則帥而至是縣正受遂人之令也

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

鄭康成曰遂之大旗熊虎○賈氏曰遂人雖是大夫合用鳥隼之旟致衆今遂人掌衆與大司徒同故得用熊虎為旗○王氏曰鄉師致民以司徒之

大旗遂人所謂大旗亦司徒之大旗於是建焉於遂言遂之大旗則鄉可知於鄉言司徒之大旗則遂亦可知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

鄭康成曰共野牲入於牧人以待事○賈氏曰野職薪炭之屬此官令之委人斂之故委人云斂薪芻凡疏材木材

易氏曰遂人掌邦之野故此數節皆謂之野牲曰野

牲以六牲出於野共而入於牧人職曰野職以薪芻

疏材木材出於野而令委人斂之

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

鄭康成曰委積於廬宿市○賈氏曰大司徒令野脩道委積謂總令遺人此於百里外野道又令之故注云是亦令遺人

黄氏曰大司徒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小司徒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遂人凡賓客令野脩道而委積遺

人委積以待賓客獨軍旅無所見軍旅急興王師所至得輒發是宜有成法

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音燭）六綍（音弗）及窆陳役

鄭康成曰役給墓上事及窆也○賈氏曰窆謂穿壙之等○黄氏曰帥六遂之役致之鄭云致於司徒恐未然致之於稍人遂人不直致於司徒也稍人曰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以聽於司徒綍舉棺索○賈氏曰

據在棺則曰紼據在道則曰引六遂之役不在道故據在棺而言紼用紼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賈氏曰雜記諸侯執紼五百人大夫三百人以此約之則天子千人恐案窆字見鄉師

賈氏曰六鄉近使主殯及啓朝為始在祖廟之中將行載棺於蜃車屬六紼則六遂為終至於在道言引則還使六鄉為始至壙窆下棺則還使六遂為終○黄氏曰及葬大司徒親帥鄉役屬六引遂亦帥野役屬六紼及窆陳列之使背碑引紼司徒皆節制之司

徒節制野役見於經者獨此事

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鄭

王昭禹曰言事而又言師田則事乃力政之事○鄭

鍔曰國有功役之事又有師田之事功役則用當役

之人師田則衆民竭作故於事言野役於師田言野

民當役之人則致之使自至衆力竭作則其事之大

有以作而起之遂人帥而至掌政治禁令以齊一之

則衆雖繁不亂矣○黄氏曰事為司空事與帥而致

於稍人稍人帥而聽於司馬

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劉執中曰遂大夫各居其遂以施政教遂師則賛遂人居司徒之府以治六遂之政令猶鄉師賛小司徒居於内以治六鄉

愚案劉氏之說推之蓋司徒主六鄉遂人主六遂

鄉師為司徒之攷遂師為遂人之攷鄉師居司徒府固無可疑遂人遂師亦必居朝以總六遂之事自鄉遂大夫以下至比鄰之長則各居其所治矣但鄉大夫既曰鄉則必朝之六卿兼之以其地在百里之内故其官可居於朝若六遂在二百里則遂大夫必各居其所治之遂可也

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

賈氏曰遂師所掌如鄉師亦二人共主三遂

易氏曰政若頒職作事以起政役之類令若令野職野賦令野脩道之類戒與禁則輔此而已

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

王昭禹曰登其籍於遂人鄉師以時稽其夫家衆寡遂師登而不稽者以有遂大夫稽之也

鄭鍔曰經言施舍多矣或以施爲弛或只讀如本字此辨其施舍繼以與其可任則施當讀爲弛蓋對可

任而言○項氏曰民有貴賤老幼廢疾賢能在所施舍其可任者又有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之異故辨之以知民力○劉迎曰遂師之辨施舍與可任將

以井牧其田野

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以作役事則聽其治訟

鄭康成曰經牧制田界與井也○劉執中曰經牧謂隨地而增萊田也

○王氏曰猶小司徒所謂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不

言井則以下言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故也

○鄭鍔曰辨其田之可耕則耕之野之可畜則牧之

○鄭康成曰可食謂今年所當耕者○劉中義曰一易之田間一歲而可食再易之田間二歲而可食○易氏曰遂之三地有田皆有萊

為萊則不耕為田則可以耕而食辨其可食而後可

以周知井牧田野之數既知其數然後可以頒地任

民○曹氏曰遂民授田雖有上中下三等之殊其間或

係於天時人事之不齊則地力所出亦不可以定法

而槩論固有上地稍薄亦可以為中者有中地稍薄亦可以為下者倘恃吾定數不加精察則財征役事不為民病者幾希

鄭康成曰財征賦税之事○易氏曰取其財謂之財征用其力謂之役事二者周知其數而任之故征不病民財役不傷民力征不均則有治治不服則有訟遂師聽之

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王昭禹曰稼穡之時不可緩民之札喪為無常茍困於札喪而力不逮則時事於是乎廢先王乃移用其民以救之○易氏曰水溢旱乾非一遂之民所能勝故移用他民以救之亦如五黨相救之法然則與大司徒之移民何别曰大司徒移民者移之使有餘財遂師移用其民者移之使有餘力

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

王氏詳說曰案大宰職云大祭祀掌百官之誓戒大

司寇云涖誓百官戒於百族祀大事也誓戒又祀事之大也大宰掌之所以致其謹大司寇涖之所以防其犯六鄉司徒之官遠在二百里之中誓戒之事固無預焉但霤之而已霤其誓戒即共其野牲矣是以先期而辨事蓋大司徒預於國之大祭祀小司徒預於國之小祭祀皆奉其牛牲而羞其肆遂官遠矣遂師之共野牲者共於遂人遂人之共野牲者共於牧人六遂何誓戒之有鄭氏闕然無說而以霤為聽誤

矣○王昭禹曰遂人凡國祭祀共野牲遂師又共野牲則贊遂人共牲入於牧人也以遂師登六畜牧其田野故也

入野職野賦于玉府

鄭康成曰民所入貨賄以當九職九賦中玉府之用者○王氏詳說曰六遂之地民曰野民牲曰野牲道曰野道役曰野役職曰野職無適而非野職九職賦九賦大府內府之所掌其所以入于玉府者特式貢

之餘財耳今六遂之民而以九職九賦得入於王府者何耶蓋王府掌玩好之物成周之制使民各任其所賦若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掌葛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野職野賦之得入于王府者其是歟○黄氏曰虞衡本自為一官府而屬於遂以其有農當授地頒職作事通於遂政

而遂師徵財征故其當入王府者由遂師專達其餘

則與凡賦入于有司

賓客則巡其道脩庀匹尔反其委積

鄭康成曰巡其道脩行治道路○鄭司農曰庀具也

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音歷共丘籠力量反及蜃市軫反車之役

鄭康成曰幄帟先所以為葬窆之閒先張神坐使以

幄帟先者太宰也其餘司徒也○王氏曰幕人大喪

共帷幕帟綬令此幄帟非幕人所共矣道野役帥以至墓黄氏曰謂道之居先備緩急用之 屠者適歴執綍者名也○賈氏曰天子千人分布於六綍之上謂之適歴者分布稀疏得所名為適歴執綍之人背碑負引而退行遂師抱持版之名字巡行而校録之以知在否故云抱磨 丘籠之役窆復土也其器曰籠蜃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行至壙乃説更復載龍輴○賈氏曰四輪迫地而行即輇車以二軸貫四輪四輪即説文云無輻曰輇是也 ○王氏曰蜃車載閭壙之蜃者○王昭禹曰遂師則共蜃車之役人也

曹氏曰凡取於野之物供朝廷以成禮者勢力號令所驅在後世常有旁科雜擾之患今惟一遂師專之政不出於多門吏不至於並緣而六遂之民亦免於苛征倍役矣

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

鄭康成曰平謂正其行列部伍○易氏曰如大司馬狩田之禮陳車徒有司平之

比敘其事而賞罰

賈氏曰比敘者校比次敘其行伍而行賞罰

周禮訂義卷二十五